

丛小桦另类散文

丛小桦 著

一条作为巨大隐喻和象征的古老河流
以散漫自在的方式
浸润着土地和我们的生活
当它消失时，是你，是我，收藏了它

散漫的河流

sanman de heliu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丛小桦文集

散漫的河流

丛小桦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散漫的河流/丛小桦另类散文/丛小桦著. —郑州:
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80623-559-0

I. 散… II. 丛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8516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16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	印张	16.7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181000
承印单位	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	印数	1-5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5 年 5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	720 毫米 × 1005 毫米	印次	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559-0/I·394	定价	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目 录

- 一觉醒来/1
- 另一场风/5
- 牲畜驹子祝老三/8
- 两个村庄的风 /13
- 老树/18
- 不知不觉/22
- 跑不快的人/26
- 村子里的老井/30
- 影子/33
- 夜晚的声音/36
- 远来的季节和远去的季节/39
- 一把返回来的镰刀/43
- 窄巷与老屋/48
- 借根绳子去上吊/51
- 一条新路/57
- “抠驴腚”小记/61

目
录

老家老屋/66
泥土/71
乡村的节奏/74
我家的猫/78
死孩子沟/81
死人气息/85
会讲驴话的人/88
怀念驴/93
我的喝酒生涯/99
一生的路/104
弟弟和鱼/108
一角滩地的主人/113
走掉的村魂/117
懒的理由/121
远去的房子/124
两个省的河流/126

避水连台/129
好日子/132
房子被别人住成家了/137
安静的狗/141
搬个凳子去放羊/144
村庄的两界/148
河东村的风与河西村的风/152
水中的王鸭子/158
一棵甜瓜秧/161
黄河滩区的路/166
经过坟地/170
身体里的水/172
我耽误了草的生长/177
一个拴驴桩/181
羊币/186
两个省的邻居/190

- 来到草原/192
- 婚宴上的狗/196
- 濮阳南关的“禽畜斗”/202
- 狗这种东西/208
- 小旅馆/214
- 一根长发/214
- 被子里的气味/217
- 去看春天在路边偶遇的小姑娘/219
- 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小村/222
- 一棵被我拍摄过多次的老榆树/224
- 水边蓝鸟/226
- 山村的傍晚/228
- 山村的夜晚/232
- 超过人一生的落叶/235
- 在山中写给爱人的短信/238
- 山中日记/240

2000年2月7日:空白/240

2000年2月8日:溪边/241

2000年2月9日:回返/241

2000年2月10日:走遍/242

2000年2月11日:经过/243

2000年11月5日:秋叶/244

2000年11月6日:凋落/246

2000年11月7日:房子/246

2000年11月7日:初雪/248

雪后/250

陌生人/253

走路就是在走一生/2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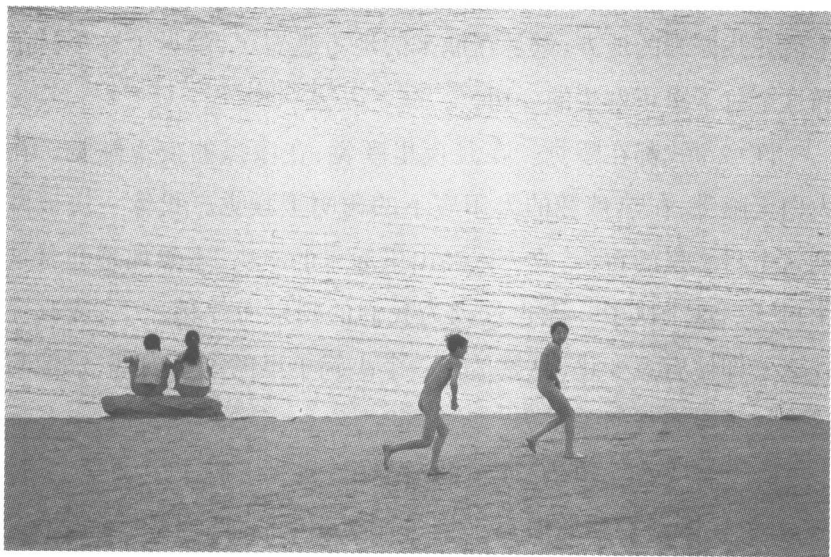
1

2

一觉醒来

我是十岁那年跟着改嫁的母亲来到这个村子的。我十岁以前所见的一切完全不是这个村子的样子。这个村子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：新的院墙和房子，新的小学老师，新的各种各样长相的男女小同学。一条条被别人走得烂熟的老路通向山地、树林或水边，而我对其中的任何一条的去向都一无所知。

一
觉
醒
来



我像不知道那个水库水的深浅一样不知道这个村庄的一切。树上的鸟的叫声是与我过去听到的不一样的。风刮过房顶的声音也和我在过去的房子里听到的不一样。连这个将要成为我今后的家的院子里养的猪、走动的鸡,也不是我过去见过的猪和鸡的长相。

一切我都得重新开始。我十岁以前的生活全部白过了,没有用了。我所认得的那些人变魔术一样换走了,我所知道的那么多事现在也没用了。

我开始变得内向、孤僻,开始闭着眼睛生活。一切在我看来都变得不再真实:那些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人影,那头一直盯着我咀嚼的黄牛,那个迎面走过来又赶快闪到一边跑开的驴驹子。连夜晚邻居家的狗叫都显得遥远和空旷,像来自另一个村庄的、走了很远很远的夜路之后才被我听见的声音。

我有许多年都没能融入这个村子的生活。我仿佛觉得自己仍生活在我原来的地方,像是在原来的地方睡着了,梦见了这个村子和这个村子里正发生的一切。

许多年我都在睡觉。在月夜里睡觉,在漆黑的夜里睡觉。在大白天睡觉,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的树阴里睡觉。我像一块被搬到这个村子里的石头,或一截远山里运来的木头,木然地感知着这个村子。这个村子一点也没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停顿一下,或改变什么。即使有点变化,也只是在一个小院子里的家庭内部,好像与这个村子没有任何关系。

在这样一个无边的、连续的睡梦中,我光着脚丫上过学、下过河,扛着铁锨跟在驴屁股后面捡过驴粪蛋子。这个村的人管干这个活叫“抠驴腚”。是的,我抠过好几年驴腚。抠得满村的老驴、小

驴、公驴、母驴全都认识我了，我却不认识它们。我只认识它们的屁股，和它们一翘尾巴从撑得圆鼓鼓的屁眼儿里滚落下来的驴粪蛋子。那几年我一见驴尾巴翘起来，见到驴屁眼儿被粪蛋子撑圆了，心就咚咚跳。我认识驴头驴脸是没有用的，我认识驴的身架大小也是没有用的，这些不能给我哪怕半个驴粪蛋子，只有它们的屁股才能给我我所要的。我只认驴屁股。

有一年麦收季节我去水库游泳，那时我只会一点点狗刨式。没刨几下就真的成了落水狗。我只觉得整个身子和大脑一点一点往下沉，往黑夜里沉，往睡眠里沉，往模模糊糊的梦里沉。我甚至在这么一个黑沉沉的梦里摸到了睡眠的最底部。我踩到了死亡的门槛：不高，软绵绵的，似梦似幻，或者就像水。我被捞起后长吸了几口大气才放声大哭。像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，开始感知一个真实的世界。

我被淹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往水边去。我怕黑漆漆的深水已经认识我了。它上次放过了我，让我捡回了一条小命。或许它正为此一直懊悔不已，随时都想把我抓回去，让我再次沉进深水沉进睡眠沉进永远不再醒来的梦里。

天再热我也不去水边。水既然能从天上粗粗细细地垂下来，也一定能从水库里伸过来，像一只手伸到岸上。只是没人见过而已。没有人见过的事情并不等于没有。世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，被人见过的有几件？所以，天热了我就躲到树阴下。树阴尽管移动，但它不会带走我。上午它把长长的影子投在西边，由长缩短；下午它再慢慢伸长，一直向东延伸到我看不见的天边。我随着它的影子移动，从早晨到傍晚地睡在阴影里，再从傍晚睡到黑夜里。黑夜是最大的阴影。我相信它是从正午的树下那片最小的阴

影开始的。黑夜这片最大的阴影到早晨就开始慢慢缩小,缩到正午的最小之后再慢慢放大,直到把整个大地覆盖。

我的每一次睡眠其实都只是一场人生的睡眠。我的每一个梦其实都是一个连续的梦的片断。我醒着的时候只是一个长长睡梦的间隙和插曲。这种醒着其实并不是醒着,只是那阵子我不知道自己仍是在梦里。

有一天早晨,我发现我穿了多年的裤子短了、衣服小了,这个村庄的一切我都已经熟悉了。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。我开始把这个村庄当成自己的村庄,把这个多年以前对我来说尚是新村庄的村子当成自己的家。我开始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故乡。我知道我从那棵树以及黑夜的阴影里醒来了。

那一年我十六岁。我听到了远方的召唤。

认识到这里是我的故乡的同时,我沿着村西那条笔直的土路出村了,开始了我向着远方的跋涉。

另一场风

另一场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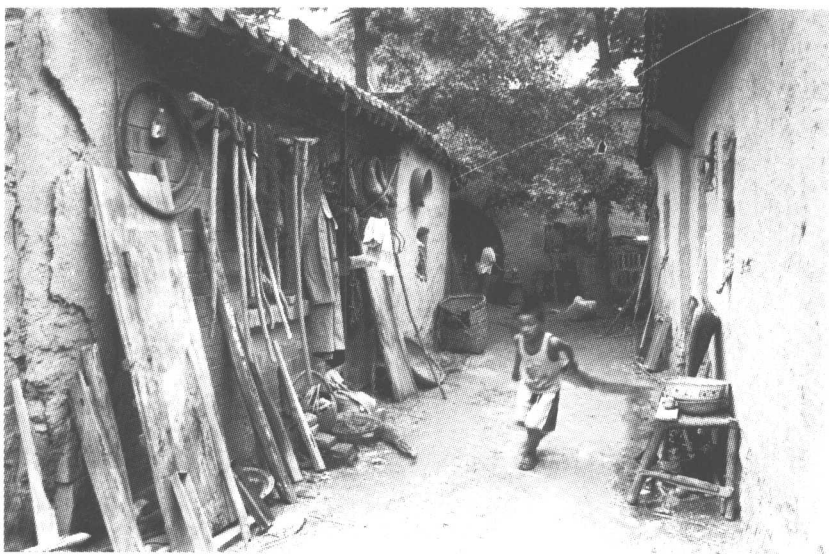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是在我们村庄出生的。我出生在姥姥的村庄里。我出生的时候伴着一场大风。从此,姥姥的村子里就有了大风,有了我的影子。由此我常想:我是天生的,天风从姥姥的村庄路过,丢下了我,我便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大一些的时候,我离开了姥姥的村庄。我离开姥姥的村庄时把大风留在了那里,把思念留在了那里。我带走了另一场风。

后来我每次回姥姥家,都会听她说那场风一年里来过几次,都是路过。她说她认得那场风。每次那场风一来她就想我。我与那风是有联系的。那场风一来,我也就快来到了。不过我来了以后还会走掉,就像路过的风。

很多风都是有村庄有家的,没有村庄没有家的风是野风。我是有家的风,是刮来刮去总也刮不远的风。姥姥的家就是我的家,尽管我不常住在这里。

风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,风也不是无缘无故刮过来的。最大的风来的时候往往不只是风来,风来时还常常有暴雨和雷电来。雨和雷电来时风也来。有时是借村庄和田野路过,有时会住下来,一住好几天,离去的时候折断很多树枝,踩倒好些庄稼。风的路不



从人的路上走,它总是胡乱冲撞一气,显得无礼又粗暴。这是些远来的野风,像古代的胡人。

没什么动的时候就没什么风。有风的时候一定是有比风更大的东西在动,它带动了风、制造了风。人们往往只看见了风、感到了风,但不知道风背后的东西是什么。所以人们往往以为风是天意,是天气跟这个世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。

人对付风也是有办法的。只要人们把门窗关严、顶死,一般的风是进不去的。风会在门外急得大喊大叫。人与风永远纠缠不清。不想见它的时候就干脆把门窗一关,不去理会它,任它折腾多长时间。等它把脾气发完,把它那点儿力气使完,就会悄悄走开。我常听人评论一场风说:“这场风快过去了,已经弱了,刮得没劲了。”

我是村子里的另一场风。其实每个人都是村子里的一场刮来刮去的风。人只要一走动就带出了风。这是一些一般的小风,产

生不了大的影响。我不是。我从小就不安生，村里村外、村东村西地疯跑，带着我的风。我是村子里的大风。不过我没有天风大，天刮大风的时候我的风便躲起来了，我便躲起来了，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见人，更不敢出去见风。姥姥通常爱在邻居家的女人们面前夸我说：“跑得风快。”但在大风天却会数落我说：“再叫你整天在外面疯跑闯祸，这下把大风招来了吧？再老是出去闯祸，还会有更大的风找上门来，把咱地里的庄稼和院儿里的树全糟蹋了！”

我一直不理解我的好动和调皮与远处刮来的风有什么关系。但我觉得姥姥说的话是有道理的。我觉得，是她培养了我相对安定、沉稳的性格——如果我性格当中有一些安定、沉稳成分的话。但是，我的天性毕竟是风，我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待下去，我不会在姥姥的村庄永远住下去，所以我不断在姥姥的村庄里来来去去，所以我在更大的世界里永不停步地来来去去。

牲畜骗子祝老三

连祝老三自己也不清楚，他让多少猪啊、羊啊，甚至更大的牲口包括驴啊、马啊断了后。他自己却没有断后，他有个壮实的儿子，比我小不了几岁，憨头憨脑的，学习不怎么好但是力气大。祝老三是个猪羊骗子，是个专断牲畜祸根的主儿。

我认识他儿子。

我不记得他有过女人。从我记事起就没见他有过女人，也没听人说起过。他儿子是怎么出来的，是不是他亲生的我也不知道。进了他家，一股子男人的汗味和猪、羊的腥臊味儿。他家锅灶里经常煮些猪蛋羊蛋。那时候没人吃这种东西，嫌骚腥气太重，也嫌它不是什么好地方长的肉。祝老三则认为这玩意儿虽说臊气重，但能补人。再说不论什么肉都是肉，扔了可惜。他就把那些被骗下来的猪蛋羊蛋都拿回家，用骗刀划个十字口放锅里煮了吃。煮的时候不放任何作料，连油和盐也不放，他说这样才大补。他儿子就是证明。他儿子吃得不光猛劲地蹿个头，而且长得虎生生的。

我经常听人说，祝老三这个儿子净是让猪蛋羊蛋催长起来的，别看咱都不吃那玩意儿，其实猪身上羊身上也就那么一点好东西。也有大人看着祝娃与别的孩子摔跤时议论：“这小子有劲，长大是

个好种。”“好种能不能找到好地还不知道呢！”当时我并不明白大人说的是啥意思。

祝老三并不是一个专业骗子，他主要还是以种地为主，农闲或者干完了地里的活他才操刀。他说靠干这一行养不了人，冬天到了零下十几度就不能干了，刀口容易冻伤；夏天太热了也不能干，刀口容易感染。只有春秋天气是好时候。这个时候他就骑辆破车，到集上牲畜交易市场的旁边找个显眼处一蹲，抽烟，看景，等生意。



他在车把上插个小旗子，算是他的招牌，上面写着：“如意阉割，死亡不赔。”他说死亡的风险咱担不起，有些病猪病羊在买的时候看不出来，就是不骗，回家养几天也会养死，并不能怪是骗死的。

他有声明在先，愿者上钩。谁相信他，愿意叫骗，他就操刀；不相信不愿意，他从不多说话。

他在集上不做活，只等生意。谁买了猪崽、羊羔，就会走到他